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十八

新城王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弘治謨

王文恪公鏊字濟之蘇州吳縣人少穎不凡年十六隨父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咸屈年行求爲友陳御史選提學時以天下士奇之成化中舉進士高第入翰林爲編修聲名藉甚而閉門力學避權勢如畏浼以學士日講至天理人欲君子小人之辨必反覆盡啓沃　上潸後苑左

右諫不聽鏊進講文王不敢般于游畋　上爲罷
游講罷詔諸近幸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
等好爲之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端人匡國本薦
鏊諭德陞吏右侍郎會虜火篩入寇　上籌邊八
事且薦秦紘起總制陝西又請於科貢外倣前代
制科如慱學宏詞之類六年一舉備翰林次科道
官以拔收材異使天下士以通經學古爲高議不
行正德初閹禍作瑾欲引冢宰芳入內閣而衆會
推鏊於是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芳並入閣逾
年進少傅改武英瑾方威鉗士類索微瑕輒械繫

死者累累乃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殺之又復辱之吾何顏於此前後救諸大臣有才望得禍者尤力語具　帝紀中瑾議廢后吳氏之喪曰不可以成服鏊念后於　敬皇帝有保護功曰服可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當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之言初亦間聽乂之芳專事媕阿而瑾驕悖日益甚鏊遑之不得常戚戚以爲憂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鏊求去瑾愈咈衆虞禍且不測鏊曰

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璡使人百方伺之無所得且聞文贄盡絶乃笑曰過矣於是得謝箏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蓋異數也嘉靖初優詔存問即賜餼羊上尊酒鼇上書勸德曰昔高宗學于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哉國家經學之設盛矣而上下之情未親日講之規親矣而上下之分巳謹　上有疑未之問也

下有見未之陳也獨尋行數墨爲章句文字而止矣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有益也昔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討論經籍或至夜分我 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琛日講論其中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睿翰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玩之夫古帝王

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道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其中屛去法從從容訪問講經質史如日講之儀而加親焉上有疑必問下有見必陳將有日改月化不知其益而益者矣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臣聞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

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儀奕赫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而何有於上下之交哉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

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有
中外朝唐有外朝正朝内朝宋制常朝文德殿五
日一起居則於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於
大慶殿賜宴則紫宸集英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
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於内殿引見亦三朝
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
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　國朝聖節正旦
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
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獨缺非缺也華蓋謹
身武英等殿非内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

基永樂以來如楊士竒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
原吉輩常奏對便殿蓋其事也今常朝之後人臣
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
不通天下之獘由是而積　孝宗晩年屢召大臣
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覩至
治天下至今爲恨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述
孝宗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内朝之意大臣
三日或五日一奉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
對諸司請事與大臣商議而羣臣謝恩辭見之類
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問之和顔色而道之如此

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
燦然畢陳于前矣　上嘉納報聞自是時時召輔
臣對平臺煖閣問學議政藹然君臣父子之盛實
自鼇發之未幾卒贈太傅鼇平生寡營欲究心理
性尚友千古高文清節守道見幾與人淸不絶俗
和不淆俗無少長賤貴咸慕欣欣然晩作明理克
巳二箴以進德砥行其論性善曰欲知性之善乎
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有至虛至靈者存
焉湛兮非有也窅兮非無也當其時善且未形而
惡有所謂惡者哉又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又惡

有所謂三品者哉天地間踾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故氣質者性所寓而亦性之所從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然墜澄淵則明墜濁水則昏墜汚泥則穢珠何異焉心者月之魄性者月之光情者光之發於物實始以虛靈為性而新建伯王守仁大善之曰王公深造世未之能知後儒所未及也觀性善論可見矣

又曰世所謂完人震澤先生近之矣

劉文肅公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成化弘治間國家無事翰林程李

輩能文詞好交游馳聲忠獨守重默惡人士趨競
自處常過抗雖中貴人見力抑之官翰林二十有
七年始以青宮恩進學士近習導　武廟擅成憲
忠太息曰吾講讀舊臣也既戒逸游崇聖德忤
旨陞南禮侍郎已進尚書尋改南吏部南京名吏
隱多俛仰兎合忠獨敦持規摹越閫黜吏竄名吏
藉中詭冒官忠命四主事稽吏藉年經月緯究承
代序所華罷凡千人庶僚肅秩署考必當實御史
某恃勢橫人皆憚屈忠獻署下考焦芳顧知忠薦
其賢五年瑾傳旨召入掌翰林比見大咈然業已

召改吏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誥勅會瑾誅入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又新有討寧夏訴瑾功大臣改以事瑾者事永忠獨持介節不下守巳申法永遣人來謁無加禮又却其餽在位不滿三月　上好游畋忠抑噎大息曰東方就列不能者止吾何能靦顏負初心千清議乎十二疏乞休不允明年主會試考出院乞省墓　上忽摘録中語大恚之予告歸家無餘貲杜門謝來往或勸之荅曰諛辭巧說不會習學卑禮謟態不會操演知者謂爲粗鄙不知者謂爲簡傲吾不能矣嘉靖初優詔存問陳謝

願緝聖學守　祖訓進忠抑邪開言路選將帥惜賞賚罷土木於馭朽履氷之義凛然又請時御文華召輔臣及九卿長貳若撫廵藩臬入朝者令直述所聞見各踈天下治行卓異者以聞無墮毀譽萃諸御屏而時拔之偘偘以史鰌尸諫自命已自撰墓誌戒勿請祭葬贈謚戒干誄輓而卒贈太保謚文肅崔文敏曰銑為編修時見公公言古覊人匹夫當流離困絶不取非義財况禄食者乎　鄒文成曰守益試南省受公知公賜告歸亟趨徃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學

直無媚寧介無逭寧恬無競而許褒毅論當世人物謂後進生曰予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可直一人正德初大臣任國事能制變者稱梁文康儲不斷言直諫而託辭悟 主回天之力乃大過於諫舍哉諫乎而楊新都事具帝紀中

稗史臣曰諺有之曰日中必彗方廷論閣議將相有韓魏公者出空頭勅立斷諸閹可甚解也乃濡忍而閹禍用成亦操刀不割矣迨諸公拔芽救斷謝忠宣秉義處危而李相入左腹獲心文恪深造文肅勁正其碩果不食哉文康當大節屹然新都

從容應變巨川攸濟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
楊文襄公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徙巴陵巳
又徙丹徒八歲以奇童薦成化中進士官中書舍
人文有名出提學山西改陝西力袪宿弊學政肅
清創正學書院羣陜士高等者其中親課之呂柟
康海李夢楊皆所取士也弘治中劉忠宣言馬政
廢壞薦一清以副都御史督馬政召詣闕面受勅
行明年并理茶馬鹽筴陝西人素信一清賢又官
益高才益展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
上輒允牧事有成益開善水草地起城堡廬舍河

隍凉固間雲錫成羣會虜入花馬池塞勅經畧邊兼巡撫陝西時虜巨萬乘勝抵固原關中無人行一淸方在平凉從數十騎馳至苑停驛會總兵曹雄勒師雄大駭士卒震奮旌旗變色虜夜薄隆德我師火炮連發響應如數萬人虜疑大軍至駭散去於是劾罷總兵武安侯抑裁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瀕河築垣以捍靖虜虜自是不敢渡河正德元年改總制三邊一淸以寧夏花馬池地要害虜數由以入沿邊行視得其要領上方畧四事曰綏土人處額地廣

召募溥賞賚為著令已復經畧河套上六事事可
績而閹禍作奪官語具邉防中五年安化王反璡
以事劇大擇中外大臣可抗難者閣學士李東陽
曰非楊應寧莫能禦此難矣乃起一清總制而寘
鐇已擒中悔之矯肯專廵撫實奪總制權而一清
業以與監軍張永畫大策誅瑾矣瑾既誅永力薦
一清可大任加太子少保入戶部為尚書䟽急大
本圖治安語具帝紀中六年改吏部中原盜起䟽
十事曰裕民曰增軍曰有勝從曰聯伍保曰明賞
曰嚴罰曰治退縮曰察蒙蔽曰禁奪功曰防奔突

江西盜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可任宜委任責成渠魁劉七宿近圻要朝廷招撫廷議將從之一清曰中原百姓敢行稱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必殄滅乃已冦平加少保乾清宮災疏五事拒諫一視朝太遲二祀郊廟太慢三創梵宇西內四調邊兵禁地禍萌大五　皇莊皇店織造皆害民言切直不報進吏尚書給事中王昻劾一清選法頗濫坐謫外一清疏救御史孟洋劾內閣坐謫又疏救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獄連疏救十年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獎

拔士類練達機宜以災異自劾言近紀綱縱弛風俗傾頽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濫刑僭讒言可以惑 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府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至此而極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之洊至沓來也臣靦顏在位將安用之爲錢寧等所啣避位去宸濠反 上南巡幸其第游觀時左右有導 上游西湖者婉辭諷諫事得止嘉靖初遣使存問尋起提督陝西軍巳遂召入閣 上憐其老朝朔望內官張錦奏請遷顯陵一淸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定巳

久不可動且大葬來　陛下自藩邸升爲　天子
又吉壤不宜動動恐有他虞大獄讞上　上欲置
馬禄死力救得戍邊初議大禮時一清家居獨是
張永嘉言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張
桂力薦用及一清入朝乃首薦謝文正遷又時時
爲　上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
在變法在安静不在紛擾在寛簡不在煩苛皆時
所深忌者　世廟成　章聖太后欲謁廟一清對
今制無毋后謁廟之文累朝亦無其事爲張桂所
持時武定侯勛附大禮議爲驕横一清諷御史趙

堂首劾勳奪後府團營已計去張桂霍侍郎曰議
大禮者獨吾輩三伍人張桂去行及我矣急上疏
列一清罪二十四事 上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
繼宗獄起坐一清受張容金錢請永誌實與容世
錦衣指揮 上終憐一清大臣老不問巳乃削籍
明年疽發背卒二十七年繼孫元援詔請得贈太
保謚文襄始 上在潛邸時 獻皇時時言吾楚
有三傑兵部尚書大夏學士東陽與一清故恩禮
終不衰一清生而隱宮類寺人學傳才雄善機變
濟務尤暢曉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

悉中機宜及好汲引人人皆巳顧揚薦之世往往
以一清私門生故吏通賂遺爲疑唐翰林順之曰
世以多欲病公然孰知公廉介者故人餽寶珠千
受之客方退分賜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
給率數十百金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
于一介不取可也羅修撰洪先曰世亦以尚通病
公孰知其方介者先君賓其塾又門生爲武選八
年出守郡不虞其抑也曰此地不可無此人又三
轉儀兵徐州不虞其淹也曰此地不可無此人公
卒先君承訃泣連日曰公固愛我其恖抑與淹者

不以俗人視我也夫爲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即比于一介不通可矣唐言大然巳濶如羅言信覩其深矣

石文隱公珤直隸槀城人成化末入翰林爲檢討有文名爲李文正所知正德中歷南祭酒巳召爲北祭酒端方介恪士類信嚮時浮逐競進珤獨鯁猶有名　武宗未有嗣珤疏請擇宗藩中親賢者育宮中代溫凊蒸嘗不報　上始狩宣大疏請回鑾言六師不偹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臣子寒心幸望旋軫巳百官相率諫南巡罷

不測疏救甚切嘉靖初代王瓊爲吏尚書時吏部
黷亂者數年瑶以孤貞行巳意屬考察千清議者
多黜登賢汰冗爲柄臣所不悅越兩月觧吏部以
尚書掌詹事府事五年大禮議起諸大臣繼去得
召入爲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少保進武英時召對
平臺煖閣而瑶數數爲　上言當清心省事法堯
舜之恭巳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力行王道辨
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無爲求備平易有近民
之實不必務竒治有端緒毋責效旦夕之間事可
包荒勿刻意淵魚之察與　天子意忤又之議廟

樂再議廟儲又議　章聖太后　皇后謁世廟守
正議力爭　上見謂非通儒又三封還內批言
太后　皇后出入正朝乃陰強陽弱之兆致仕去
卒瑆沈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
語輒中節清修無玷毀譽不撓始秉銓不說於新
都已數議大禮乃不肯負新都自瑆去而吁咈之
風益微矣方楊文襄柄國時王文成公守仁與書
言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忻忻然動顏色相慶
以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內憂以爲猶
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與望者

則明公固不得而逊其任然譬之萬斛之舵操之
非一手則緩急折旋欲盡如已意斷有所不能臨
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償事乃與同覆舟之辱此
鄙生之所謂難也私竊計之惟身任天下之禍而
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而後能濟天下之
急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小人竊之以成其惡
君子用之以成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而小
人之不可有者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嚮背而握
其幾察陰陽之消長而乘其運本之至誠以立其
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無不容之量以安其

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懾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之爭此皆明公之事素所畜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終不可得而免也故身任之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免而詭以求免卒之釀成大禍而已卒亦不能以自免故任

天下之禍者惟忠誠愛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間與張桂書各貽以同寅恊恭而語綰獻夫尤詳與綰書曰古之大臣豈盡其智謀才畧之足過人哉而論古之大臣不稱其智謀才畧惟謂之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今天下事勢如沈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實在於諸君如巳私未療而何以療天下之疾幸默以此意相規切必克去巳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後可以康濟捄天下於三代之治而後爲不負　聖明之君報如是知遇也與獻夫書言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

公既受不世之知安可不報圖其稱今日急務惟是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國有政不足間人不足謫一正君而國定者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則亦徒事其名而已矣時不能用

稗史臣曰臣考觀　憲皇帝之世治極世豐孽牙多有也而彭文憲商文毅之論讓善同危交贊於囏難斯國脈所單厚哉　世廟中興厲精蚤中外諸粃政宿弊煥然又適五百年之期會而時賢佷巧文便辭導　上上輒千古獨聖內用權力相傾訿也故刑肅俗弊迄于今昔人所謂知出於爭

德蕩於名者非歟悲夫開三大釁國以滋敝大哉乎禮讓之何有於國也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弘治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累官至少師戶尚書大學士正德中地震宏疏請修實德謹天戒宸濠輦金帛賂權倖祈復護衛宏抗言曰寧王將不軌可假虎以翼耶持不可致仕去及濠叛誅賜鏹幣　世廟嗣統召還疏慎始修德十事稱　慈壽太后定大策功德最隆奉養宜從厚議徙慶庶人及正中官谷大用罪皆他人所不敢言已屢疏引疾歸　上念舊德再徵入逾年以

郊祀執禮過勞一夕卒贈太保謚文憲憲宏三登元宰䇿亮數世值　主上好文諸　御製多所潤色寵眷終老不衰

張文忠公孚敬溫州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舉於鄉數上禮部不第歸聚徒教授姚溪山中議論慷慨中窾所賦詩有宰相山中慎勿猜之語遂爲諸生祭酒卽遊監司守相間無能難之矣家居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而　天子南廵狩明年　世宗卽位始策進士賜第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后者久之不决公上

書畧言　上以興世子入繼　武皇帝統非繼嗣
今以繼　武宗則弟也以繼　孝宗則孝宗自有
子無爲繼且　獻帝惟　皇上一子柰何弗考而
考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
哉　上心動廹輔臣禮官議報聞去爲南刑部主
事連既上於是桂文襄公既亦上與如公指中外
士大夫側目視二人且齕之矣　天子益心動而
方獻夫霍韜輩益緣璁說推言之　天子用以連
桂輔臣禮官曰凡三下詔始定議召璁蕚拜翰林
院學士翰林院輒閉門不聽入而大學士經筵日

講纂修實錄令不與璁愈益發舒斥輔臣侵官以
侻臣自爲心使臣有官守而不得盡其職　上愈
益用之五年進詹事府詹事爲經筵講官又六年
遷兵侍郎他兼官如故璁數與尚書論邊事持不
下而執政莢邊事欲屈其尚書又持之不即抗疏
聞　上輒伸其指然諫者欲　宗獻帝入太廟璁
力詆其不可乃止太原妖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
黨至數千人爲亂撫山西都御史張潮勒兵討平
之獨福達操重貲亡匿遠之急遂詭張寅名入京
夜持萬金賂武定侯勛壽爲關說都御史若御史

兩臺疏福達罪狀併劾勛倚掖廷親怙勢藏逆爲
亂階疏三上不報勛因得流言宮闈謬爲張寅稱
寃方議禮時衆訟共擯璁蕚欲倣正統末衆廷斃
馬順事甘心之二人者疾行俟勛所而免立草疏
勛以聞得夜召入定計勛以得幸至是 上疑御
史實傾勛移張寅獄三法司法司論如録 上大
怒以爲黨屬璁蕚二人反其獄遂命璁掌都察院
賜二品服金帶方訊獄時璁憑天威以修睚眦至
虜辱諸言官大臣獄既反刻布其獄要須天下以
爲禮樂興而刑罰中云巳遂以禮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敕諭俾約束中外御
史所以褒獎之殊至當是時天下士大夫病悸髮
指冠無不側目憤惋之者璁念以書生片言當人
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以報効大要以破人臣之
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於是請考選御史
請催取風憲官請申明憲綱請禁革貪風請論三
法司請禁約公私交接禁私書已請　諭內閣昔
多所抉摘即怨讁弗恤也尋賜銀圖書二一曰忠
良貞一一曰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七年加太子
太保璁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敘援少保　上享

太廟璁候道左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再賜蟒玉　上旣以尊崇　獻帝命錄前後諸臣議爲書而取衷於璁書成曰明倫大典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子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一淸居首揆藩邸時業爲　上所知桂文襄萼亦起言禮入輔政並幸然不如璁深密問徃復月十數　上時時稱别號及字而不名一淸老臣才望蓋天下中易璁而萼旣貴言事不能無相左巳逐卻爲惡語交鬬　上前一淸因以閒八年八月二人者並致仕璁出京

一日　上念之甚詔行人召入復相璁入而一清以霍學士韜論逐矣　上怒甚欲逮一清于理璁力寬解而免　上嘗諭璁言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璁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宗室不預政久矣幸上三思自是因數數言中貴人暴横狀於是鎮守監鎗市船之類並裁革而應詔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嘉納之時　上以明聖述作爲已任而璁自言禮起事皆恣裁諸分祭天地南北郊爲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正先師號易像

而生　帝后行耕蠶禮錄開國諸勲後皆其大者
已穗自以名爲　上嫌名請易之　上易名孚敬
字茂恭手書賜之時夏文愍公言亦以言禮起驟
當　上意於孚敬不盡合會雷震午門給事中艮
弼言公橫乃乞休歸無何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
乞休再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
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
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章聖懷怏望　上不懌而
昭聖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燕中所
爲多不法旣微知　上指忍惴甚而燕中少年無

賴蠡起操其負爲持脅出金泉無筴其家奴張東山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詔獄皆罔誣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昭聖急因上後宮有他變以延齡請　上顧益怒欲遂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以爲延齡殺人抵死固當而坐之反法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乃止屬秋盡當論孚敬與大學士獻夫力疏言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至詞言古强臣令君非一今愛當死罪今我笑當自悔不

悔從廷和耶廷和者矜持考　敬皇帝相也而孚
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孚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矜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
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孚敬力請破
之信國威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益自倍薦劉源
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二大者不任帥
大同卒挾北虜爲重攻圍不下尚書言侍郎以撫
說進適於　上意合孚敬乃稍紲會又子遜忠夭
哭之慟以疾請　上勉留曰卿胡忍舍朕去耶得
無以言故邑邑耶幸寬之孚敬抗辨不置請益力

上以厚眷之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孚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八石所優崇禮加於他相明年　上使錦衣帥視之疾促還朝孚敬行至處州稱疾作再起之至金華稱疾復作歸蓋又三年而卒　上在承天聞之爲泣下贈太師謚文忠始天下追於議禮誹之者十九巳思其驟貴而刺之又十九及去位而是非之者半旣後相者率無能及毎毎益下無敢與　上爭事沒而思之者乃十

九矣王弇州曰公相而中消勢緜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黜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爲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　太廟入太廟則有祧郎公在難乎其免矣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郎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桂文襄公蕚字子實饒州安仁人自幼學於其兄古山先生䇿師事胡敬齋先生生門人張方先生生言動一依於古而究心天下之務自天文地理禮樂名物農田水利以及於百家之書靡不貫綜舉正德

辛未進士兄萼謂之曰吾斯之未能信可遽仕乎
萼請給歸日與講求不失先王之意而可行於今
者又六年始知丹徒縣忤其守拂衣歸薦起知武
康又忤其守下獄盡心民事遭讒忤被折辱無怨
悔登第十五年始稍遷南刑主事嘉靖初大禮議
起柄國者本宋儒議尊大統而固兄華歎曰子不
私其父非子也柰何牽制文義使　上意不少舒
乎可疾議上調其衷不且有姦人乘其間者逢
上心事敗矣萼於是議上與張文忠合議禮進爲
廷議所共詆當　上意召爲詹事府詹事翰林學

士語具禮儀志中事稍閒即爲　上言內閣乃輔
導官任非其人則機務挫吏部猶銓衡然用非其
人則賢否淆混請召致仕大學士謝遷復內閣致
仕南吏尚書廖紀復吏部　上頗好詩詞即上言
人主不可輕有所好宜澹然無欲穆然無爲無留
心聲律爲邪臣所中而考求　祖宗經國大典推
行之陳十事預免六年田租恤逋逃一更登極詔
宿弊除欺蔽二嚴登聞鼓禁約通冤抑三禁運司
解銀復邊糧四革奸徒阻絕養濟院收養無告及
歸支院糧五聽收游食開墾城垣堧地六免赴部

考滿謹曠官七憫窮吏罰班八申聖敬九廣聖孝
十也遷禮右侍郎會選　公主婚限一月內選子
弟蕚上言大緩固生奸太速亦不達乞稍寬三四
月精選以重婚時　上諭內閣令講官及翰林官
日輪一員將經史有關君德國政者直書備覽有
疑則問已改旬三八日蕚疏言　皇上此心即堯
舜清問好問之心我　太祖太宗仁宣英宗俱嘗
舉行者也經筵日講已有定規寒暑暫停亦仍舊
例但堂陛九重咫尺千里雖有善言亦何自上聞
皇上當修省之餘動咨訪之念欲令儒臣日直此閒

壅蔽攬乾綱第一義也上意所及時有召問則必有超然之思視頑爲限日專事講說者稗益相去萬萬也昔人有言見人主者旁日不旁竈以日兼燭天下人不可蔽竈之光一人煬焉非人君之象故也令必以内閣二人同直有問必顧忌而不敢正對切謂五日輪二人者終不及聖諭日輪一人之善也已上五事疏言民壯之額度不必常設地方摧折身錢量減三分之一聽爲附近災傷地方項補里甲官銀一官厨鈌部隨收補免天下清解二天下子弟入監讀書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欲歸

省者聽給假一年踰半年實在　御前上直將軍有祖父毋父毋年老欲歸省者分番放省六月不下百餘人已疏修明學政遷吏部尚書疏足國安民進禹貢圖已進輿地圖皆經國大務語具方域學校士田志中薦刑侍郎劉麟堪工尚書論保傳之職請珍攝八年旱灾傷請蠲民田租語甚急旨未下復請　上曰待禮部類奏灾異章上下矣募念災傷重謂禮向書方獻夫曰　上憂勞小民極矣灾傷疏宜速　上法徵民田租以十月開倉脫皇上有曠蕩之恩及九月十五前則民受實惠必緩

之即為具文所謂黃紙蠲租而白紙巳先收者也
巳論郡臣薦舉論申明考察論革冗官皆任官大
務方張桂召入議禮時羣臣讙欲倣馬順故事於
左順門衆拳之死無罪也張桂走武定侯勛家而
免從武定家上書得召見而羣臣摘貴勛以二人
故結 上心益橫放毒中官張永血流死蕚密疏
上駕出郊毋令扈以預防 上手札言勛素忠亦卿
所素知何云云也蕚乃具疏其兇暴不可倚信者
數事以上而具言張霍庇勛之情巳絀而張霍之
橫遂深無何召入閣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官如故

始募從兄華講宋學甚久諸論奏聖王心學論皇
極論易復卦禮月令論擴充四端論養德養身皆
正學以言知社稷生民爲重　首疏請優恤四鎮
請免民田租而拳拳於生民務保惠安全尤深其
言曰　高皇帝取民之制經之版圖理之以政事
至纖至悉然法久廢墜人不盡知遂致經理失宜
賦稅偏重宜分豁災傷田租分豁里甲官銀爲大
理少卿翙校講經傳深密有師法請召爲日講官
卒贈太傅謚文襄　胡莊肅公嘗曰余行部往來
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事衆以戀

日睹記蓋泫然悲焉嗟夫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
足以知人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之蒙猜
詆也其大節在讀書好古篤信躬行孝友介特甘
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爲己任跡其秉禮守正不謟
不回三爲令尹數被折辱而曾弗悔易也至遭被
知遇日夜敷納罄竭忠慮大者如專聖學明聖敬
疏其希天之學於學忱識其遠且大矣既深於其
本即如輿地圖叙論兵樞民政戎索海防鹺法儲
要備殫心力也使當時百執事有味乎其言交相
修飭屢省力行於巖廊之上至使 主上憂勞南

北赤子若此耶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孤遂見娟嫉譁然攻之亦過矣今之世有官爲太宰身都上相而野無腴畝家乏百金蕭然敝宅澹然如爲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學殆於娟忌竊以爲不然蓋陽明所廣之役寔由公薦謂一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之右者此天下之公心其後乃至訶禁操切自其意見識趣之不同爲銓時在位所誤則有之所謂晏嬰不知仲尼命也晏嬰雖不知仲尼而節儉正直能以其君顯於天下可以一眚病耶

卷之十八終

皇明書卷之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陶參政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少博綜有大志元季隱山長爲時宿儒　上定太平即下令不殺百姓󠄀案堵安與耆儒李習等偕出迎安見　上狀貌喜謂父老了翁曰龍姿鳳質非𦒿異人比生民今有主矣　上召安詢時事安因對曰今四海鼎沸豪傑爭於戰攻然志獨子女玉帛無撥亂安天下心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吊伐天下不足定也

上大悅因與定取金陵之畫命以左司郎中贊機務禮遇甚厚事每咨訪焉既而　上得劉宋章葉四公召問安夫四人者何如對曰皆天下才也臣與之語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政事不如溢琛敢賀　上得人出知黄州尋移知饒州所至寛賦省徭招流亡民大悅時方征伐百用急安勤撫諭民勸輸而軍不乏與乙巳信州盜攻饒城安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城守選勇卒遊徼晝夜捍禦登城諭賊賊邛頭城下曰使官皆如太守民豈有今日然事已如此勢不得復還但城破不敢相害耳會

援兵至而難解諸將請盡屠諸從賊者安曰民爲

賊迫脅非本心柰何殺之所全活甚衆吳元年初

置翰林召入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召諸儒議集

禮爲總裁定律爲議律官恩眷殊特嘗賜門帖云

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蓋褒異如此

上嘗問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邪說害

道猶美色眩目自非豪傑鮮不爲所惑夫邪說不

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而治上太息稱善御史

有言安隱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必不爲爾爾何

從得此言對曰聞之道路　上怒曰御史取道路

言毀譽人豈不傷賢善乎黜御史罷之後置行省出爲江西行中書省叅政加慰諭而遣安寛仁達吏事政績大著居四年卒疾劇猶章上時務十二事贈姑孰郡公國初大祀禮專用安議祫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然大都多安所裁定云

御史中丞章三益者處龍泉人也名溢始生音如洪鐘少長端重如成人長肆力於學元季兵起與從子存仁俱避兵山中已存仁爲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兒幼無所知

我願代之賊素聞溢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之大喜邀上坐問計溢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柰何爲此赤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背曰不降且死公曰人情固貪生然爲不義屈非人且滅族柰何吾不忍爲也賊愈怒恐刧之溢曰死即死何恐爲賊壯而釋之於是夜紿守者乃得脫集里民爲兵旬日擊却之未幾元將石抹宜孫將軍至欲盡誅處民詿誤者溢走麾下說之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溢曰貧民迫饑寒無控訴故相挺而從賊誠得一循吏招集盜即一窮兒耳

令盡屠剪之是揚湯止沸也將軍曰善乃下令止
殺而留溢計軍事上平盜功授龍泉簿不受頃之
石抹將軍守台城被圍急溢時歸田里赵奮曰吾
邦非石將軍人盡枯骨矣今有急乃吾報德之秋
也集蹻勇赴難竟破賊省府又上其功除武德將
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溢太息曰吾所將皆鄉里
子弟今子弟肝腦塗地艮苦甚衆而吾獨成功名
吾不忍爲也辭不受於是歸結廬匡山中讀書而
屬其子障綱里毋懈及王師克處州乃與宋劉葉
同應聘擢主營田事顧日夜念將毋以　上眷之

厚不得歸或以聞上　上卽命歸省賜白金文綺
已擢爲浙按察司僉事改湖廣溢以荆襄多廢地
可田議分兵屯田控中原浙東按察使被逮辭連
溢溢憂懼甚　上遣太史令基諭之曰予素知溢
守法毋疑也會總制胡深以兵入閩敗沒處境皆
動搖　上亟命溢以副使往鎮溢頓首曰臣前任
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蒙恩獨原若更擢是益重
臣罪也疆埸之事臣死不敢避獨新命敢辭　上
察其誠至許之溢至誅其首亂者而撫靖其民人
召舊所部義兵據要害列木柵爲屯氣勢相羅絡

境內帖然浦城軍乏興行者欲運處州粮以餉之盜以爲處州浦城舟車不通難猝運卽運不能濟而軍中所掠粮甚夥請拘入官而均給之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僉水軍隸軍府役繁而事擾乃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盜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提兵爲遊擊而盜卽處城坐鎭之上言父子相統非法意請罷存道官不許而溫州茗洋盜爲患盜卽檄存道討平之海隅底寧請入朝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城良苦俟平當卽召卿及吳平果召旣入見　上奬諭甚至謂羣臣曰

章溢雖儒臣然父子宣力一方功不在諸將後溢
謝不敢當時軍興處粮額視承平且十倍溢言之
丞相丞相入言之　上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
其初　上旣即位召溢與劉基同入見　上歷陳
其功伐僉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且諭曰
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毋爲早趨朝也時言官
多伺　上意爲操切溢獨存大體或頗以爲言溢
曰憲臺儀表百司居其職者當養人廉耻使避而
不犯豈但以搏擊爲能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
坐外朝怒禮官議禮不合致天變欲殺之溢進曰

風雨已連朝無足惟即禮官議未盡　皇上誠敬
自足昭格願賜寬貸　上爲之霽威先是　上既
從溢議命李將軍文忠由浦入閩詔存道部鄉兵
萬五千以從閩平而存道兵有詔從海道北伐溢
請曰鄉兵本農民安知兵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
令閩平復調是失信於民也不可　上黙不應溢
徐進曰平閩兵不可調令獨藉昔嘗從盜者使爲
軍令存道將以北伐俾自贖則恩威著矣　上大
悅曰孰謂儒生迂今如先生言通達事理不迂也
然非先生無能爲朕任此事者溢受詔即行比還

處母夫人已沒上章乞丁憂不允而丞相李韓公
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乃遣存厚還家而灑泣
治戎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已而
再上章乞終制乃許溢傷母終不獲侍居常忽忽
若無以自容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瘞子女見其
羸憊皆泣溢曰勿憂也吾父母奉已安厝祖宗丘
墓幸粗飾歲時薦饗奉有脩吾庶幾無憾獨幸荷
國恩未報耳卒 上甚憫悼製文遣祭焉溢篤於
孝友父母未葬而盜焚里閭溢籲天稽顙哭火至
柩所而滅事母夫人極孝養二兒別居已久既創

第龍淵請三兄同居以奉母怡怡如也定先世祭享之禮而益田以供祀創義塾立義阡諸可以聳善扶義者無不爲也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外若和緩至其臨大事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嘗言曰古之學主躬行故章句之習一不以屑意而人倫日用關世教者恒切切焉宋學士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惟公其相信如此子存道征和陽竟死事云

宋祭酒訥字仲敏滑人也少閑家訓即矩矱自檢不妄言笑稍長問學該博有造詣元季舉進士以時

驛騷即退居自勝洪武中徵詣公車召對稱旨除
國子助教横經發難摯蒙從學者如客得歸
嘗應制撰敕文渾雅古健稱　上意超授翰林學
士是冬進文淵閣大學士日有補拾寒附火而假
寐火燎脇下承傷膚　上警之曰脇者協也聞火
焚汝脇將非汝居内相不能協人主爲政神怒耶
女必戒之訥頓首謝時初開太學學政未設而官
太學者多選愞至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乃命輟閣
事遷祭酒　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與周八百儗
之訥感奮立標準篤恩義身教言法鐫礪無遺力

大被賞遇眷禮隆厚語具學政事中始詡自受命郎寢食學廂不復宿於家及被病其子元監屬僚以請盍休沐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祀齋戒中耶追祭訖歸就第遂卒語不及家時年八十矣　上操文再祭給喪葬費津遣還鄉

唐宮保鐸直隸鳳陽人重厚愼密又廉靖不苟取上初起兵時即侍左右累官兵刑二部尚書太子少保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徽務斷訐吏髮蓬面垢趨事如羈囚而鐸不動聲色政務修理人愛而懷之　上嘗言鐸始友及臣今三十四

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數坐黨事　上信鐸
篤行皆不問卒年六十九卹贈最優
劉司業崧江西泰和人賦性純厚至正末舉鄉試得
報適自田中擷菜歸悵然淚下曰奈二親何會天
下亂避地者屢歲洪武中以經明行修薦拜職方
郎中小心謹畏屢奉使稱旨遷北平按察司副使
時當新造政務寬厚存大體考覈屬吏以廉爲
先小人險狡者輒先事制防其讞獄以情求之不
得已乃寘之法招徠逋逃慰安反側興學校厚風
俗溫顏巽辭而風采不可犯坐事輸作京師既歸

十三年徵拜禮侍郎攝吏尚書尋以災異免已復
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得朝夕繼見　燕語必移
時無何病猶強坐訓諸生及葦人問所欲言慨然
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人才乃遽死乎無
一語及家命有司治歛具　上諭祭褒以爲有學
有行云崧性廉慎所居室弊牟覆以茅曰令後世
賢師吾儉田僅數畝皆授館時所置迨貴未嘗增
居官十一載未嘗以家累自隨按察北平獨携一
童子俱往至復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迨
五皷即起蒞事歸田日謙下退抑問學彌篤與人

言未嘗及官政文雅澹詩有唐人風
陶尚書凱浙江臨海人有高才學博能文章初遊吳楚文多慷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國初應聘起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除翰林院應奉文字三年超拜禮部尚書凡稽古禮文之事多所論定而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撰著文章遂盛傳於時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令起居注記言動令臺省府置銅匱簿錄時政皆凱所建白也後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召爲國子祭酒尋差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之怒竟坐罪初牛諒

楊訓文與凱俱禮部同尚書蓋部三尚書初設六部時首擢訓文爲起居注滕毅爲吏部尚書召見面諭之盡職而郁戶部新直隸臨淮人守尚書十三年綜理甚密而取於民有節 上嘗問天下戶口田賦地里險易計數響荅無遺謬永樂初乃卒

楊刑部靖高朗有應卒才嘗逮一武官將郎訊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以前僚屬方愕眙靖曰珠安得許大必僞也命立碎之以聞 上嘉歎曰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而碎之兒意外生事端於才智兼之矣時開刑部濟洛陽人敏慧有才辯凡

國家經制衆莫能裁定者經濟畫即條章具備可爲後世式

會侍郎曾江西新淦人年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取三史日記之數千年國體治亂人才忠佞制度沿革咸纚纚一如引珠也家藏子集數百家各掇其菁華爲文章雕蔚有不可奪之氣年十九謁虞文靖公于臨川益潛心宋四子之學久之充然有得也元季亂州縣騷驛曾召里諸豪陳禍福集健兒約誡爲保障一方晏然人號曰君子鄉洪武初召纂修元史遣使者起家續修功最訖事乞還山會開

局編類禮書以衆議堅留禮家故糾結難議羣言沸騰中曾獨揚言某禮宜據某言爲是從某說非是按據精博衆莫能難心厭而去授儀曹主事常忠武王薨高麗遣使來吊祭曾索其文觀外襲以金龍帕内不署洪武紀年質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安在耶使者頓首謝易乃已安南來貢主客已受章將入見曾取其副覽之乃國王陳叔明也乃言曰前王陳日煃令縣易名者何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隱遂得其篡奪狀其使也蓋覘也上聞曰島夷何敢狡

猶如此郤其貢不受乂之上問丞相魯在部今何
官對曰主事爾卽日超六階拜侍郎膏露降鍾山
譔賦上羣臣咸有作　上獨奇其文曰此曾魯作
耶援據精鏞敘有法新進生不及也無何得疾卒
魯蓄德熙和不見有忿戾之色接人退然若不勝
衣孝友甚備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至門倒屣迎
致無倦容其從仕精白一心知無不爲時國初太
典禮制度多經損益而後定嚴陵徐尊生有言京
師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
指魯與宋學士也宋學士曰尊生過矣我何敢望

曾公蓋爲時推服如此

吳學士伯宗江西金谿人溫厚渾雅能文章洪武四年始開科舉舉進士第一人擢禮部員外郎胡丞相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巳伯宗剛直不肯屈惟庸中以法謫居鳳陽伯宗乃上書論時政極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恣久爲國患辭甚愷切 上得之卽召還賜衣鈔使安南還爲國子助教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說改翰林典籍應制賦十詩援筆立就 上嘆其才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大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辭忤 旨

貶金縣學教諭召還翰林爲檢討十五年爲武英
閣大學士明年弟知縣仲宴謬薦人復坐還檢討
明年卒時豐城朱學士善字備萬元亂奉繼母避
亂山中力供養而讀書不輟以郡學教授舉廷試
第一爲翰林修撰奏對失旨放遼東久之召待詔
翰林尋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乞骸歸卒　上嘗
諭善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
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巳能
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巳之善貸
人之過不貸巳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

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
善頓首稱善
劉三吾湖廣茶陵人初避兵廣西天下平還以通政
使茹瑺薦徵至都老矣應對詳慎　上喜授春坊
賛善　上嘗問侍臣今天下民生頗安否皆對曰
賴　陛下威德歲比登安矣　上曰天下民生至
衆豈能保皆安朕爲天下主恐民生失所心未嘗
一日忘也三吾曰聖心拳拳如此宜恩德之下於
民也御注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覽洪範一
書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

驗於人事真帝王爲治之要道也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頓首贊 上明聖道福下民此萬世厚幸三吾博學有恭德 上每與之言未嘗不亹亹於本仁行恕愛民任賢也三吾將順啓沃愈益力蒙禮賜愈厚三十年命主會試考比試偶黜北人竟獲罪三吾爲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至大節屹乎不可奪也 上嘗欲易太子公痛哭曰太子天下本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忤旨降博士已又贊立皇太孫嗚

呼正矣

徐垕字宗實浙黃巖人少敏好學從永嘉彭廷堅遊學益充元亂教授鄉閭若將終身洪武中應召被顧問稱旨敕銓曹與風紀官辭授主銅陵簿請迎毋就養　上怒謫輸役淮陰驛會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入選詔擇師教之召垕至授館約教峻明如在鄉塾時觀既入府成禮中使援授他府例設駙馬位堂中北牖南面而置師位西階上東面垕奮然曰師嚴然後道尊豈以我一布衣故詘師道哉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他日位如

前則拂袖出爲書稱引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責之觀媿謝執弟子禮而綺紈之習脫然　高祖大善之召獎諭再三判蘇州府奏發米二十萬賑饑春水溢巡行原隰輿役築治之採訪使以爲歲歉妨農勒令止屋曰他役固妨農水不防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令獨令有田家準田多寡各募人爲役豈爲病饑者哉竟不爲止以課最超兵部侍郎首陳十事摘時弊決廷議不阿遷尚寶丞靖難後乃老尋以累逮至京疾卒

熊鼎字伯頴江西臨川人方正有節操元季爲山長

玄端深衣據席說經課諸生學不廢亂益熾贛郡帥延昇問守禦方略昇悉意經畫而一主於救民及寧河王鄧愈帥師下江西聞昇賢下令徧求之昇起詣軍門揖見王王致之帳中日夜咨訪一軍皆歡以爲主將得軍師也　上幸豫章召見慰勞尋官起居注　上精求禮樂之事召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　上擊磬命升辨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欲寘之法昇從容論解　上曰升謬謂審音顧不辨宮徵何也昇對曰石音難辨蓋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　上曰卽如是任豎儒治樂樂何由和臾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　上怒乃解升既出謝曰非君吾殆矣　上以廣信所上茶稅失實怒時新行赦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臾與給事尹匡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而御史憲實也今肆赦後以細故煩御史按事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曰止追御史毋往浙西水不可運陸輸京師率五否而致一否臾叩首爭曰　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困之非計也且農作方興而使其僕僕

道路一夫不耕害不淺矣　上憮爲罷令擢浙按
察僉事台溫方氏竊據而來人道乖戾咢按其豪
猾六百餘戶悉屏之遠方平陽州吏目貪坐罪首
州守與佐僉相搆爲姦遣咢訊而州民數百遮使
者爭知州鎰無罪時方重故出之法咢進民再詢
辭不變則歎曰法以誅有罪也吾豈可身畏譴而
戮無罪人乎具以情白　上釋鎰不問始久旱咢
行部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山東
按察司以前階改山東治濟南濟南故有廉訪司
廳事壯臺檄咢居之汪丞相以參政建行省其中

僚吏請以臺檄白復之罵曰官在政事何如豈顧
以公署爲麗耶儻城北痺陋室以居且侃侃治事
其中汪廣洋聞之戒其屬曰此眞憲官愼無犯時
河南北甫定重兵宿濟南頗暴侵民有偏將受部
兵一縉者輒逮訊諸將大駭明日出之庭數以贖
貨罪准律贖金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恣州縣吏
多不職罵陰風迹數十輩論如法而以齊魯民愿
樸一以靜重鎭之令郡若縣各置二籍曰簿所治
諸獄訟贓贖一留治一上憲司月按藉而鉤考之
後爲式三年封建諸王驛召拜晉王傅坐免尋召

除晉王府叅軍以尚書授王宋學士濂薦𪥲於書
最深詔爲皇太子說書明年　上御文華殿召𪥲
問曰秦漢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𪥲謝未考遂命
之蘇州按獄還復問如前𪥲復謝未考改刑部主
事奪叅軍所受俸八年授岐寧衛經歷賜金以行
復念在邊艮苦手詔慰問有狐裘纊袍毛襪之賜
𪥲上書言西涼岐寧本漢唐内地不可棄朶兒只
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中書威重以刼服其他種
令急之必席捲遁雖得地而無民緩之則羽翼成
而䟦扈難制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而以艮將叅

守之便　上喜曰人謂熊鼎迂不迂也徵還次西
凉爲朶兒只所賊而卒　上感悼遣使弔祠焉
董侍郎倫山東東昌人元末徵不仕洪武中辟爲春
坊贊善事　懿文皇太子所陳說務依于忠厚出
爲江西左參議盡心良專名退食堂曰後樂草封
事數千言上稱旨以詿誤謫教滇南至成都蜀獻
王禮敬留彌月乃聽行至滇用夏變夷士知嚮方
建文初　天子眷舊學召拜禮侍郎兼翰林學士
與方孝孺入內閣侍學是年秋御書怡老堂及綠
几玉鳩杖以賜主會試得楊溥胡濙後皆爲名卿

時解縉謫河州倫為言縉絕世才得召還其知人善汲引類如此尋卒　上悼惜恤贈優厚倫質直敦良有文學為時所重濟時匡君之念老而彌篤從容淸禁壽考令終不與遜國之難亦天所獨全云洪武時六卿中賢者兵尚書鳳陽單安仁以義旅從以按察副使巡浙東悍將獷卒不敢以苛賦虐細民猾賊民不得以詆誣傷良吏以中書左司郎佐丞相理庶務剸劇棼如易以將作卿董營城闕宮殿事立辦改兵部而老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給尚書半俸終其身戶尚書吳人郁新以吉文

主事得賜名以比部郎超授戶侍考滿擢尚書新
有雋才能好善毋奏事庭中　上顧問天下戶口
漕運地里險易計數時日響答無遺謬嘗自謂劉
晏而下不論也晚多疾時在告　上甚憐之永樂
初以恩禮終
劉亨江西廬陵人洪武初以賢人君子徵辭已又舉
經明行修乃至陳古今政治之要　上嘉之命進
講華蓋殿忤執政意出為壽州訓導尋上書言六
卿秩當與軍府埒國子祭酒不當在太僕卿下又
言將臣子弟生長富貴習驕侈異日即授官無所

用宜立武學教訓使知禮義以變其習陞常州武進丞廉勤有善政修學校躬勸學表民之有行誼者以風作旌善坊再思亭以勉已勵俗百姓間弦歌相聞　上賜璽書褒焉惡少率衆亂白郡守毋令滋蔓擒首惡而解散其黨居無何罷歸屢薦不復起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薦請以爲國子師時已八十矣辭　上召見諭曰伏生九十尚傳經況八十乎亨辭益力　上乃曰老者安之允其請而歸深衣幅巾日左右圖史蹈道秉禮終老不衰怠云

稗史臣曰聞之　高皇帝以武功創業顧募用耆儒見耆儒輒喜以耆儒無誕譎可厚俗也至鷹擊豪猾剗治汙染率倚幹敏敢任之賢竭才力赴功然非久什已故是時天下儒多質行長厚無綺言記曰春者蠢也春者物之始生也國之始基運也如春嗚呼豈非天哉

桂長史彥良浙慈谿人也學行純篤方國珍連甌越辟之謝不就國初被薦召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言必稱孔孟以明聖學格君心為務　上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

好惡頗則賞罰辟賞罰辟則太平未有期也故君人者惟忿慾是務去　上曰善時　上懲元以寛縱失天下用重典峻深謂彦良曰法數行而民犯且奈何彦良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故民勞而弗靖誠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　上曰善他日彦良侍　上問卿何官對曰待罪太子正字　上曰不然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之曰今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彦良頓首主臣臣何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殆不如卿已遷晉王府長史居久之致仕條太平治要十

二策以上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君奉天而統六合當仰法於天明並日月恩如雨露威比雷霆信如四時蓋百職効勞而庶務自理也苟身兼庶獄庶慎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矣夫天道好生聖人法之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故人皆化於善而不罹於法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法天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膏腴之地今荒蕪日久　陛下奉加惠下令令諸郡屯種而懇闢未廣臣以爲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募民往耕願應者資以物力寬

其繇令樂於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耕盡中州荒閑之田無不農桑數年之後民物殷富財恒足矣三曰順人心言當順其欲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主乃天生聖人文武仁義之德莫不具備惟萬幾日感意念橫生如重翳之蔽白日得養者或鮮矣故雖大臣必兢兢戒謹加存省容察之功節其慾懲其忿怒俾清明在躬則猶青天白日重昏擴然志氣如神必得其壽此養之之道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所以曆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其民不專之於刑罰故民遂其生養太和薰洽而

天命從佑饗也秦隋則不然仁義不施專肆苛刻
力役不休乃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矣今功成治
定萬邦悉臣惟　陛下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
隋之失爲戒六開經筵言宜延擇老臣名儒日講
經書以資啓助七精選舉言官得其人則庶務理
而萬民樂選舉之際誠重誠慎六部十三省布政
司乃股肱重任豈可忽然而用又忽然而輕廢之
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以任毋苟
備官其提刑按察及知府固難周知宜令京官五
品以上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以充知州知縣於民

最親令按察使及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之賢不限以已仕未仕而慎其賞罰則人皆悉心求賢而野無遺才矣其新進人士且當試以佐貳之職而隨加甄擢八慎刑罰致欽恤民命之意九敦教化言今大興學校廣生員所爲教者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宜未可驟用長天下奔兢之心十馭戎狄言守備爲先薄伐次之啓釁貪利如漢武秦隋焉斯下矣今海内既平車書混一北狄遺虜當選將練兵分屯防鎮伺釁而動蠻夷朝貢間有未順者獨當修文德以來之無勞勤兵十一

蒐才俊言古之俊才或隱於屠釣或出於版築

出於亡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宜令有司博舉薦

以聞十二廣諮訪昔舜好問好察明目達聰故能

以天下善為巳善而雍明成化今萬化統一正遜

視遐聽之時宜令常朝百官得闕輪對布政按察

府州縣官入覲之時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

政得失民瘼吏治許令諸人陳聞古有納言之官

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居之而詳

擇其中　上頗采用焉

葉訓導伯巨字居升浙江臨海人也慷慨有大節以

國子生分教平遥會星變詔求言慨然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吾心久矣縱不求言吾猶言之況奉　明詔乎卽爲萬言書以獻其書曰臣聞王者上通於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審天下之治否亦求端於天而已天有陰陽五辰日月以示之象徵陰陽和調日月五辰順軌得度天下欲不善治而不可得也陰陽錯繆日月五辰不得其行天下欲善治而亦不可得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可以驗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世之事泰過者有三曰今[illegible]

大侈也曰用刑大繁也曰求治大速也臣愚不知星術藉以所聞於經傳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而論之日君象也月臣象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今日月相刑是月敢抗於日臣敢抗於君之象也 主上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侯列將擁十萬之衆戰勝攻取 朝廷馳一介之使臨召則拱手銜命斯何以效相刑之應耶傳有之曰都城不過百雉先生之制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是先王所以強幹弱枝遏亂

原而崇治本用此道也今國家懲宋元孤立不振之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奢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何謂過後哉然臣愚竊恐夫數世之後且尾大不悼也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制則竝列國矣尚何有於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盡其地以封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擴漢晉之事而觀之也　孝景皇帝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同祖父昆弟之子孫

也一削其地則四面搆兵而西向晉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擁兵而相危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此臣之所謂大過也皇天眷國譴告以相刑之象意豈在斯乎誠及諸王未之國時節都城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而韰以待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中有聖賢之德者令入爲輔佐餘世爲藩輔與國同休而永世無窮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於以消天變而安社稷天下幸甚臣竊伏覩古開國之君未嘗不以

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

失民心者也三代秦漢隋唐之國祚其修短可復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此可見天地好生之心卽聖王守位之德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其末明刑固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古者斷死刑則天子爲之減膳撤樂故仁愛之篤結於民心愈久而不忘今議者曰宋元中葉而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故有其位而不能守於是　主上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所懼而莫能測其端臣竊伏以爲過矣夫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凖繩使刑政

不立而强暴得以相凌固國非其國使刑罰繁苛
政治促急而民無所措手足亦豈天討天刑之意
耶夫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
辱今之爲仕者以混迹無聞爲福受玷不辱爲幸
其始也　朝廷捃摭網羅務無遺逸其繼也有司
追迫上道如捕重囚洎乎居守一跌于法則刑戮
隨之矣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
尋常之辱是亦豈人主之所樂爲之事哉誠欲人
知懼而不敢犯也然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
矣而犯者相踵非人之不懼法也由激濁揚清之

不明而賢否善惡之無別也議能之法廢故人不復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雖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有詿誤而罪不旋踵則中庸之才其將何地以自容耳必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而朝廷不必貸吾屬何望故未仕之時修身畏愼動遵法守入官之後朝不謀夕苟捐廉耻固其所必至者而又何恠焉凡此皆用刑太煩之過也夫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謫罪人以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　朝廷所以共承宗

廟意也近令中都有願入軍籍聽免罪復官者宥
而拘其餘丁家小以縶其心夫有罪之家長既謫
戍矣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夫復何罪而
幽縶之哉非朝廷所以廣恩也　夫摧强破敵則
揚清鼓銳奮三軍之氣而可矣今賊人偽四大王
者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迹可追設計捕之尚或
可得而宿重兵以討之彼有駭而深匿耳反不能
捕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
千里之地使不得寧息豈不過甚也哉夫新附之
民皆前兵難流離　朝廷所許之復業而來歸者

也今顧盡數而令之遷是法不信於民重苦之也
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近遷
徙之民雖蒙特旨巳納稅租之家分釋遣還遂而餘
留開封聽候者散漫而不知所向臣恐自今北郡
戶口不可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彼見夫
新籍在官者尋獲遷徙而脫籍不報者顧易爲逃
匿亦何樂而投籍以被其殃乎此皆臣所謂大過
而召災者也郭璞有言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顧
陛下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
深刻之吏平允者超遷苛刻者放黜鳳陽屯田見

任家小者耕種自便已起戶籍見留開封者放令復業如此則人主隆好生之德國祚樹綿長之福兆民安於下而天變消於上矣昔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惠至於文景而後黎民醇厚文武高祖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而富庶効也天下之趨於治也猶堅氷之將泮然氷之堅非太陽一暴之力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震動然後能使之泮渙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由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之以仁摩之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

言也今　國家紀元九年于茲矣天下大定紀綱旣大正矣法令修行人心思治亦可謂帖然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爲大故而峻刑法以威之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天下臣民莫知所適嚮而不能相安夫圖治於亂世之後猶理絲於旣棼之餘也緩之則端緒可得急之則雜亂而無紀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止而朝夕異令賞罰無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得致哉故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

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必以簿書期會獄訟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罔其所不可不問者也古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令以正率民導之於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囚簿書特其一職耳風紀之司代 朝廷導宣風化訪善察惡條舉綱目而振治之者也聽訟讞獄特其一事耳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為大故至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憲司巡行亦循習故常而未嘗親察其興廢之實而獨以獄訟獲贓而

稱職其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當舉揚者視爲虛文末節忽棄而不省是徒知其去一贓吏決一獄訟苟目前之爲快而顧謬其本也郡邑生員升太學者未數月而授官使之爲政又何其太速也臣請國家求治莫若敦禮義而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撫字後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後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切要郡邑生員升太學者必令三年而上精通一經兼習一藝者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學識兼懋以無敗事而又人知祿位皆天

之祿位而塞其覬覦之心此治體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清罪簡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則風移俗易矣於是 主上端拱穆清洊之以歲月陰陽調而風雨時日月揚輝諸福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可消哉臣愚賤猥不自度敢陳聞如此惟 陛下以詢芻蕘之意而詳擇其中疏上 上大怒以為疎間我骨肉遽刑訊問狀瘐死獄中先是 天子怒天下省府縣持空印籍詣部查稅賦以為欺罔也詔逮行省臣及府州縣官于御史臺獄獄數百千人必欲置諸長吏於

死而佐貳攝篆者榜一百戍邊臨海人葉士利者兄嘗爲懐慶同知在繫中時丞相御史皆各知空印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知獨以爲空印者誠可罪故耳誠得人言之 上明聖寧有不悟者懐切切欲言適星變下詔求直言士利曰可矣旣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之語士利曰吾所欲言者傷 天子横殺無罪爲可痛故言今言之以爲私吾兄兄非主印者固當出吾需兄杖出乃言言即死不恨及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空印事最詳略以爲誠欲深

罪空印者顧獨恐奸吏得挾持空印紙僞文移爲
奸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冊書合兩
縫而印於文移無用顧安所得私夫錢穀冊籍府
必合之省省必合之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而豫
決者也今省府遠者去部且六七千里近者二三
千里待冊書成而後印則往來淹久期年不達故
權空印而待稽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
罪且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丞相御
史舉不知其罪一旦捕而誅之不已過乎夫 朝
廷求賢才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其位至省司郡

守又皆數十年所成就廉明通達之賢非如草菅然可朝刈而夕生也　陛下柰何以不足罪之罪而不爲天下惜可用之才乎書旣成閉逆旅抱書伏床上泣者數日客問之曰卿何苦而泣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巳喟然曰我上書逢天子怒必死而餘人幸活庸何足顧乎遂起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中人見丞相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王使名士利㗖曰吾菾爲國家言

事自分受禍誰適爲我謀者辭不屈論輸作終身
竟殺空印者當是時寧海方孝孺者有學行從宋
學士游學士亟稱之以吳沈揭樞薦召見　上喜
其舉動端整而孝孺進對首以王道爲言　上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　上每面試
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讀孝孺試文獨擲筆不註
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孝
孺歸杜門著述會侁家得罪辭連孝孺籍其家械
赴闕奏當　上識孝孺名曰是天台方生耶立命
開釋已又薦召至　上方重賞罰以孝孺志存教

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詔
水陸給車舟續食赴任
范敬先字思祖新建人洪武初舉進士授監察御史
指陳闕失無忌諱一日忤旨命磔諸市磔者已披
其兩乳敬先曰姑毋相迫吾將有所獻索筆札具
草進　上閱之一詩也爲霽威命釋之謫充吏交
趾未幾除趙王長史敗以嘗切諫僅削籍還家編
氓或憐其貧助粟舟道遇親舊訴以窶立悉棄舟
遺焉
稗史氏曰臣考觀解學士謨及桂生傳若天台生

遇　主時事未嘗不流涕而歎歎　高皇帝之心

無斁念不在於子孫黎民也帝臣王佐涵濡沐浴

裕賚于嗣昆則知播用重典烈烈于明威適運會

實然不稱　上本心矣易重坤而復賚之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臣於斯亦云